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周易師六五田有禽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象
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恒九四田無禽 解九二
田獲三狐 巽六四田獲三品

毛詩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
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叔于田刺莊
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

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
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
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叔于
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
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
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
閑于馳逐謂之好馬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
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僎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
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
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盧令
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
陳古以風焉盧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
鬖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
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

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獫狁驕 七月一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
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車攻宣王復古也因田獵
而選車徒馬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
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
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奔
奔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捨旣飲弓矢旣調射夫旣
同助我舉柴四黃旣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
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吉日美宣王田
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吉日維戊既
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
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桓講武類禡也桓武
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天不覆巢月令

季春之月田獵罝罾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
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
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郊特牲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季春出火爲焚也

然後簡其車賦而厯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
監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大

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
田好女者亡其國 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
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獫狁矣 孝悌放乎獫狁修
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仲尼燕居以之
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春秋狩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曰公狩于郎
書時禮也公羊曰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
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諸侯曷爲必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穀梁曰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
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
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莊四
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昭八年秋蒐于紅左傳曰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穀梁曰秋
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流旁握御
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遂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賜士眾以
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
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
徒也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昌閒 定公十三年大
蒐于比蒲 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大閱 桓公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曰大閱簡車馬也 治兵莊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

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襄公三
十年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
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
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人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殖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前漢刑法志正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
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
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
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
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
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
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
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
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
干戈素具春振旅以獫狁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

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士
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
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
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昔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于旣濟則曰思患而豫防于
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慮患之深如此講武
之制所由立也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于
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彖曰以此毒天下而